

羣書日治要

廿五廿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魏志上

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

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眾大潰公收紹

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

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

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

舊無眾字補之

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安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

魏書曰大

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
舍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
華容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
壞則補綴茵蓐取温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
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
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本書容
作麗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棟存不忘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

忌作忌

肉上舊
有骨字
刪之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璆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

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
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
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
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
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
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
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
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
不足爲遠若違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死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
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
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
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
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
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
昔先王之禮

厚也作
饗之

以下舊
有下字
刪之

舊無其
有姿色
者五字
補之

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
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
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於是以前等配厚也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
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權越歌又於列殿之

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
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蔓延備如

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采憲太子舍人
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

意於翫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

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
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

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
之陛下天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

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弟也於父
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
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
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

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
姓之歡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

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
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

之家賞賜橫興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
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此時天下為一莫

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年載馬不
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瘡痍號痛之聲

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當兢兢
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
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

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願陛下霈然下詔事無益而有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唯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侍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景初元年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

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魏略載董尋上書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

魏略載董尋上書曰舊作魏書諫曰改之

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喪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灾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既通、帝曰、董尋不與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為

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

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
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
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
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
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
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
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

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籍爲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爲大將軍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
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
逐兔分定之義紹曰狐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
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本淑慝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耶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

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

喜紂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

傳

舊無傳
字加之

夏侯尚字伯仁子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舊無明
字補之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

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閭
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
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
則脩已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
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
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策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
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
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
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
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
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爲侍中尚書令

或別傳曰彧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
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
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
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毘趙儼之儔終爲卿

師作帥

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以為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帥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為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舊無大笑於是太子六字補之

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
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
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
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
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
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

罷社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欲攻弟
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
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
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
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
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

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閱脩

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安

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人

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陽逵等就斬約頭、

欲條疏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

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

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

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

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安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

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崔琰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為

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

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

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

孔之格言、一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

及

洽士女企踵所患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
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
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
而陵嶮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
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
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
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
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
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舊無琰
薦至變
時四十
三字補
之

惟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
兄女塔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
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
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
載委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
明拔朝廷歸高琰薦揚訓太祖為魏王訓發表
天下稱平矣
褒述盛德時人謂琰為失所舉琰與訓書曰省
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
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

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爲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

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黨與、四海翕然莫不厲行、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琰

旣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聞蕭生縊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

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玠、

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

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詠、可以允釐四海、唯清緝熙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

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

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鮑勛字叔業、泰山人也、為中庶子、出為魏郡西

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

子數手書為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

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宮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

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繼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豻當令十鼠同

穴大尉鐘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勛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

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

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初問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四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耜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

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
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
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
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
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
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
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官掖而
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
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
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
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
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
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
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
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
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
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
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
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
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李明嘉平中爲
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
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
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
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
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
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
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
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

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自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

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
 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
 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
 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
 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
 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
 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為侍中

傅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

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

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
 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伐
 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
 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誠不足採侍中
 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
 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曄至帝問之
 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
 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
 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
 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
 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
 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
 誠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
 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
 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
 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
 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
 從此疏焉曄遂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

詐不如拙
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為散騎常侍。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舊無活
人至問
曰十二
字補之

舊無督
字補之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為金城太守。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行獵，槎極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

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
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
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
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
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
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
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
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
臣親奉明詔給事日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
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
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
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
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
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
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
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

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

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

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糺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

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爲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舊無以
涼至邽
令九字
補之

閻溫字伯儉天水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

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下

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爲鄴城王。太和元年，徙爲壅丘王。二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

舊無親
戚二字

